



今夜，落着雨

□ 郑峰

我有许多时间在怀念着过去，像今夜——落着雨。

雨，湿漉漉的。今夜，似曾相识的今夜。我想着你，想着那水边上的小城——那夜色朦胧中的小城，那雨意朦胧中的小城的小街。

你应该还记得那条街西口的门楼吧。最早闯入记忆的形象：红漆斑驳，圆木红柱，红色瓦盖，飞檐挑起，简单而气派，很有点故宫殿门的样子，但毕竟寒酸多了。不过，它在这小城里已经是很特别了。这便是我上中学时的学校的正门。

小城中太多的古老，这门楼是一个，与它栉比相连的便是清代僧格林沁庙宇。那是因当时小城里有位秀才领导农民造了一场反，后与捻军合纵，闹了个天翻地覆，清廷派僧格林沁率军前来，镇压了起义，并为自己建了祠堂——后被称为“僧王庙”。

古老往往是斑驳与灰败。十二三岁怀着不亚于旧时学子上京赶考的心情，考取这所城里中学的时候，这校门所坐落的老

街竟是堂皇而神秘的，连那依城环绕的般水，仿佛也更加悠远而深沉。我当时曾想，溯水而上，可能会找到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篝火。我相信，一条溪流以洪荒为源头，会不断撒播着人类繁衍生息的种子。

小城的城墙很古老且有特色。有幸看到它时已是断垣残壁了。据人们介绍，这古老的小城主墙和女墙相加，其宽度竟能并排跑四辆解放牌汽车。十九年后我在这小城里当镇长时，为了纪念那古远的历史，特在城东南角上依旧城垛修了一座纪念亭，它成了我发思古之幽情的流连忘返的所在。

记得，那时的冬季很长、很冷，雪落了化，化了又落。我们去踏雪，整整绕着小城走了几圈。那夜，雪停了，月亮出来了，是一轮圆月的月。月色明如镜，清光照四野，雪与月光融为一体，静极了。你吟唱着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”我接上：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那时的知识也许只能唱出这些罢。

记忆最深的还是校门斜对

面的一户人家。家中有两个漂亮文静的女孩，都穿着粉红色的小褂，经常在校门台阶上爬上爬下，也许，在她们的心里，这校门口就是她们的整个天地。后来才知道，她们的哥哥就是我的同级同学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一次到他家时，慈祥热情的双亲竟使我生出游子归家的感觉。从此，这里成了我的第二个家。特别是双亲听说我为了节省几毛钱，都是步行回到五十里以外的家乡带煎饼时，眼泪竟湿了面颊。有一天，这位同学约我去他家，进门后，二老和葛地拿出一双胶球鞋，强令我脱下母亲给我做的已经露出了脚趾的鞋子。当时，我的心情是难以言语的，脑际间猛地跳出一句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的诗句。

那双鞋，虽然现在看来是双多么普通的球鞋，可那时，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件无价之宝——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样一双胶球鞋啊！

许多年之后的今夜，我又怀念起这些。

窗外，落着雨……

残阳

□ 赵蕴霞

电视里正播放着一部《老有所依》的连续剧。年近八旬的老方斜靠在沙发上，手里捏着一段吸了大半截的香烟，眼睛似看非看地瞅着电视画面。窗外，午后，煦暖的阳光一缕缕透过一格格格的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的有些蓬乱的白发和右侧的肩膀上，让他心里生出些暖意。离休已多年了，他感觉自己身上的活力在一点点离他而去，衰老这曾经让他觉着可怕的字眼就这样无情地降临。日子一天天相似而又平淡地过着，没有惊喜，也没有悲伤。对于未来，他已不再去想。人老念旧，这话不假，他的思绪总是会会不自觉地飘远，回到年轻时那些意气风发的时光。

他总爱回忆年轻时在苏联的那段日子。那是他一生中艰辛而又美好的时光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从闭塞的小地方考学出来，被分配到市里的一个机关单位工作，在那个年代，也算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了。1957年，响应国家的号召，和许多机关的同龄人一起被选拔派往苏联的西伯利亚，支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。他想起自己一口流利的俄语就是那时学会的，他的一双儿女也在西伯利亚的丛林小屋中出生。想当初自己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几大箱行李，和同行者一起，乘着火车，怀着无限的憧憬奔赴寒冷广袤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的日子有多苦，吃的是粗劣的俄式硬面包和红菜汤，周末偶尔能吃上顿土豆炖牛肉，就算是无上的美味了。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边上，还要时常提防黑熊、野猪等猛兽的侵扰。生活环境艰苦险恶，但他的心里却是甜蜜的，因为那时他拥有着美好的爱情，他年轻秀美的妻子带给他很多的温存和幸福，他们亲手搭建的桦树皮的小屋里，时时传出阵阵的欢笑声，他爱说笑爱唱歌，尤其是新学的苏联的歌曲——《喀秋莎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哼唱着这些歌，他心里就会生出许多美好的情感。他们跟当地的人很快打成一片，节日里有时会举行篝火晚会，边歌边舞，那些性情爽朗的俄罗斯少女的身影似乎还在他心头晃动。

忽然，里面卧室里传来妻子轻声的呻吟声，这是又该帮她翻身了，他的思绪暂时收回来。慢慢起身来到内房，里面的床上躺着他重病在身的老伴，看起来容颜苍老瘦削，满脸深深的皱纹里，写满了愁苦。眼睛漠然地望着他，却没有说话。这些年，他们之间能交流的话越来越少了，甚至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。少

来夫妻老来伴，难道人生到了暮年婚姻也就衰老无味了吗？他心里有些难言的悲哀，当年那个秀气聪慧的女孩子哪里去了？那个意气风发的男子又去了哪里？不经意间，几十年的光阴，他们的美好时光都随着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慢慢远逝了。

安顿好妻子，他慢慢挪到客厅，电视里依然在播着这部反映老年人养老问题的电视剧。对于自己的儿女，他没有太多的抱怨。比起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，他很知足了。唯一盼望的是重病的妻子能少些病痛，尽可能好起来，不会给儿女们增加太多的负担。

对于妻子，他不敢有怨恨之心，他心里明白，中年时有些荒唐的举止曾深深刺痛过妻子的自尊心。有段时期，被生活磨砺得脾气有些急爆的妻子言语总是有些尖刻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渐渐地彼此都看着有些不顺眼。性情压抑的他，内心不时有种空虚和躁动感，不知为什么，对于年轻有魅力的单身女人，他总是有种莫名的冲动，喜欢接近她们，开开玩笑，有时还想着拉拉她们的小手，他的心里知道这样不好，却总是管不住自己的言行。当风言风语传入妻子的耳朵时，心性刚强的妻子从此开始了和他的冷战，言语不再有昔日的温暖。在妻子面前，他曾深深地忏悔过自己的言行，可是妻子并没有彻底地原谅他。但在外人和儿女眼里，他们不会吵架怄气，维持着表面的夫妻情分。可他心里明白，他想要的夫妻间的那种亲密无间和关心呵护却是再也不会拥有了。这样的生活让他觉着时时有种沉重和虚无感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抬头看看窗外，落日的余晖洒进院子里，这一天就要悄无声息地结束了。他想起一会小女儿该来了，心里有些莫名的盼望。年岁大了，不能再骑着电动车戴着牛仔帽潇洒地外出游玩，同龄的几个经常聊天打牌的老友转眼只剩一人了。生老病死对于一向乐观的他来说，不是一个惧怕的问题，只是他还是想亲眼打发走老伴，心里愧疚弥补一些，他才能安心地离开。

老方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记得一位作家说过，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现实中，更多时候，幸福的家庭也是相对而言的。而老方的家庭在外人看来还算是美满幸福，老有所养，没有后顾之忧。只是在老方的内心深处，他知道这一生是怎么回事，他曾收获了怎样的幸福、品尝过怎样的苦痛。

音乐的诱惑

□ 卞奎

江河的长音
拖过起伏的山口

大海浪涌的宣泄
山泉滴水的叙说

草原上的鹿鸣
撩动深山中的虎啸

情人耳畔热热的蜜语
母亲揪心的细细叮嘱

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

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哀怨

森林在摇动
山峦起舞

瞬间擎起轻亮的管弦
天地共鸣 鼓荡着人心

故乡思亲

□ 刘鞍平

我的故乡烟台招远——

有湛蓝的天空，白云如雪。
有浩瀚的大海，碧波荡漾。
有肥沃平川的土地，五谷丰登。

有勤劳的乡亲，好客至爱。
有闻名遐迩的烟台苹果，脆香甘甜。

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分明，天时地利人和。大自然的赋予，处处生机勃勃，如梦似幻的绝景画面，又是灵山秀水的黄金之乡……

我爱故乡，热爱故乡的一草一木，爱故乡的热土。那里有我的父母，那里是我的家。

然而，这次回故乡，却是别样的心情。从城里乘车三个多小时到村口。下车后，心里有点儿恍惚。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却顾及不了故乡的好景好水好风情，只有思亲断肠的沮丧，不知何去何从。

父亲去世后，姊妹们把母亲接到城里居住。母亲习惯农村生活，只好每年春天就把母亲送回老家，待天气渐冷再接回城

里，年复一年。2016年的4月，母亲因病没几日撒手人寰。

母亲的丧事是在城里办的。出殡那天，老家来了许多亲戚，我们悲痛欲绝地把母亲的丧事办完。临走时，本家的姑姑、哥哥们对我说：“鞍平，以后回去就到我们家住吧。”我含泪忍着心酸应允着。

其实从村口到父母的老房子，步行只需十几分钟，而这次却觉得好远。路上遇见本家一个姑姑，让我到她家去，我谢绝了，决意先到父母的老房子看看。越走心里越失落，越走感觉路越没有尽头。我意识到，父母在，家就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不在，家就没了，人生只剩归途。

自从母亲去世，老房子一直闲着。如今，残垣断壁，满院子野草荒芜。已无法想象，这就是我从小成长的家园。

回想往事，看到眼前的一切，不由得使我伤心。再也听不到父母的谆谆教诲，喊爸爸妈妈再也没人回应了。只留下空荡的院落和孤独的我。我想念爸爸，想念妈妈，眼泪骤然而下。

以往不是这样的，父母健在时，我们每次回去，只要一进门总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撒娇地喊着爸爸妈妈，放下行囊到宽敞的院子里和父母谈笑风生。父亲知道我们回去，提前买一些新鲜的海货，让母亲做好放在灶台锅里，等我们回去海吃一顿。第二天母亲会让我们吃上排骨包子、胶东大饽饽。只要我们回去，母亲总是嘘寒问暖、跑前跑后，高兴得不亦乐乎。家里笑声不断，屋里屋外充满着浓浓的爱，幸福的日子其乐融融。这个家让我无惧风雨，身暖心安，是我真正避风的港湾，这才是我眷恋的故乡、家的味道。

但现在截然不同了，我恍然不知左右。思念、悲伤、痛苦，此时我心中只有忧伤和怀念父母的那种痛。

一切都已过去，故乡还是那么美好，一如既往。唯有我失去了父母，失去了家，成了过客。

清明节就要到了，我依旧要回故乡，去坟地看看父母祭奠祭拜，以寄托我对父母深深的哀思！